

复盘“健康猫”融资骗局

打着赴美上市幌子，爆雷前还开发布会忽悠投资

本报记者詹奕嘉、毛一竹、王浩明

“我的初心是带着大家一起创业，股东和员工们都很支持我。”面对“刷单风波”和“爆雷危机”，健康猫平台创始人、广州大象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法人杨骅力8月24日上午在一场“媒体沟通会”上信誓旦旦地说。

然而，3天之后，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就对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立案侦查，并刑事拘留杨骅力等9名犯罪嫌疑人。

新华每日电讯8月28日刊发《约课APP变疯狂刷单平台，“转型创业典型”炮制骗局——“健康猫”爆雷事件调查》一稿后，大象公司不少股东和员工辗转找到了本报记者。

在他们的眼中，自称“体育人才创业平台”“帮运动员登上人生第二次巅峰”的健康猫平台，不仅大肆鼓励私人教练刷单冲业绩，而且打着“到美国上市”的幌子连续忽悠股东投资，如“割韭菜”般让股东们血本无归。

“去美国上市啃鸭脖”

名为融资实为诈骗

大象公司(“健康猫”平台)成立于2015年3月，其业务包括线上预约线下教学的私教O2O服务，在社区投放智慧共享运动器材，在网上商城销售体育运动健康产品、组织“精武门”等赛事、开设线下生活健身馆等。

其中，私教O2O服务是健康猫起家的主要业务。私教们在健康猫APP上售卖健身课程，健康猫会在课时费之外给予私教一定额度的补贴。

2015年11月，大象公司召开发布会宣称完成A轮融资，融资由北京、上海、广州、武汉4个体育投资公司联合投资，其股东中有奥运冠军、世界冠军、全国冠军、体育高校教授等，融资额度3500万元人民币、估值3.5亿元人民币。

“C轮融资之前，杨骅力说有很多风投看好健康猫项目，还有国字号机构会进来，结果发布会现场掏钱的全是达到一定级别的私教。”一位曾亲身参加C轮融资会的股东告诉记者。

部分股东透露，杨骅力早就宣称“健康猫是体育人共同的事业”，呼吁私教们一起投资入股，“到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啃鸭脖喝啤酒”，结果很多私教从健康猫约课赚了钱，又投到公司里面去了。

令人感到蹊跷的是，网络上可轻易搜索到健康猫平台A、C两轮融资的信息，但B轮融资情况却难觅其踪。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调查发现，这一轮融资充满了“猫腻”。

“B轮融资大概从2016年底就开始了，2017年3月我们将各自区域汇总的投资款转到公司，却未签署任何协议。”一名健康猫的股东说，大象公司让同一个区域的私教团队成立公司投资，由公司法人代表集中持股，共有14家公司组团投资了5100多万元，但此次融资竟不是以投资款体现，而是要求私教们以往来款打进公司商业账户。

杨骅力被刑拘之前给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提供的一份资料称，健康猫是一个由1000多位体育人作为股东共同投资成立的创业大平台。然而，一些股东表示，尽管协议上写着他们拥有“知情权”“分红权”，实际上却连公司财务报表都没见过。健康猫从未开过股东大会，分红更是无从说起。

起底隐秘的“围标江湖”

“蝗虫式”围标，一次得手能搂钱上千万

本报记者赖星

“他们像蝗虫一样串联起80多家公司围标，中标后把项目卖了1400万元，回报超过6倍。”办案人员的桌上堆放着数沓厚厚的案情材料，勾勒出一个隐秘的围标江湖。

自去年以来，全国多地警方出手打击串通投标犯罪，成效明显。有的地市半年间便侦破案件100余起，项目标的金额超过66亿元。

“围标”，一个略显晦涩的词语，看似与民众风马牛不相及，但你我身边有些金额动辄以亿计算的房建、道路等项目，正是围标团伙角逐的猎物。农民工工资、“豆腐渣”工程等一系列问题，也可能与“围标”有关。金钱之上，还滋生了一批职业串标人，他们堪比这个领域的“职业杀手”，制造了一个个让人瞠目结舌的故事，正如业内俗语所言“围标累死自己，饿死同行，坑死百姓”。

“蝗虫式”围标如聚众火拼

“围标”又称串通投标，即招标人与投标人串通或是投标人之间串通，排挤对手从而使自己中标的行为

关于“围标”，很难在字典上找到一个通俗易懂的解释。通常来说，“围标”又称串通投标，即招标人与投标人串通或是投标人之间串通，排挤对手从而使自己中标的行为。“围标”通常是团伙作案，如聚众火拼，动静大的一方能组织近百家企业“垄断”项目投标，小的也能拉来十余家企业撑撑场面。他们分工明确，比如有专人代缴投标保证金、为投标制作标书、为他人到场投标等。

为适应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一些地区会对辖区主要道路进行改造升级，这些工程便成为一些围标团伙觊觎的目标。

2016年，彭有平盯上了中部某县一条省道改建工程，其中一个标段工程预算为4900余万

元。为把这块蛋糕收入囊中，他找到围标界颇有名气的邹强帮忙“围标”，并承诺支付高额酬金。彭有平没有想到，自己很快为贪言付出了代价。

邹强的主要工作是尽可能多地笼络符合招标条件的企业加入自己的团伙，从而排挤竞争对手。

“现场来开标的企业有40多家，还有一部分企业没到场但收取了邹强等人的好处费后放弃投标。”办案人员介绍，能来现场的公司可分得好处费约5万元，不来参与投标的公司也可以分到3万元。

经过运作，彭有平等9人成功中标。然而，他并没有完全兑现向邹强等人许诺的酬金，由此遭到举报，并在当地打击串通投标违法犯罪行动中落网。

在全国各地警方破获的众多串通投标案中，像这样成群结队“蝗虫式”围标的不在少数。这些团伙长年盘踞在一地，掌控了诸多有资质企业的资源，与众多工程建设领域的公司结成了盘根错节的关系，只要有利可图，就群起攻之。”办案人员邓增华介绍。

“亮眼”数据严重注水

开年会给股东“洗脑”

健康猫经常对外发布“好消息”，其经营数据看起来也十分“亮眼”。杨骅力被刑拘前曾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称，大象公司2017年营收达到了10亿元人民币，已经在社区投放了几千台共享跑步机，在全国开设了上百家生活馆、与4000多家健身房建立了业务联系等。

然而，多位健康猫资深股东和员工们却向记者反映，这些数据和信息都属于严重“注水”：

——社区共享跑步机去年9月才投放市场，目前了解到实际投放数量不足1000台；

——经私教内部汇总统计，实际开张的生活馆只有50多家，而且能盈利的非常少，大部分都是靠合伙人、私教贴钱支撑经营。

——与健康猫有所谓业务往来的健身房也就几百家，肯定不超过1200家，虽然这些健身房在健康猫SAAS系统上仅注册了账号，但并不一定都在使用……

除数据“注水”之外，年会、发布会也是健康猫对外传播“好消息”、忽悠更多投资入局的重要手段。不少私教曾向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反映，今年年初平台上就开始出现课时费没有到账的问题，当时健康猫给出的借口是国家金融政策变动、软件系统升级改版等。一位技术部门的员工说，实际上当时健康猫的资金链已十分紧张，年会时间一拖再拖，员工年底“双薪”发不出来，大家辛苦加班的成果也无法收获，一时间人心惶惶。

杨骅力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进行“内部洗脑”。健康猫今年1月底在广州花园酒店开了一场有上千人参加的豪华年会，会上不仅邀请了律师来给股东、员工和私教们讲“上市前景”，而且宣布了某银行提供20亿元战略授信的“好消息”。

“其实，这20亿元根本不是授信给公司，而是以信用卡和创业贷款的方式授信给公司私教，但私教们都误以为这是公司获得的授信，以为公司不缺钱，很多私教还继续往里投钱，帮健康猫渡过了一次危机。”上述资深员工说，后来有的私教发现办的信用卡迟迟没下来，情况不对劲向该银行询问时，得到的答复是“我们早就跟健康猫终止合作了”。

直至今年6月，健康猫还在继续包装“2019年到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幌子，并邀请某知名会计师事务所来公司进行财务审计，成功制造出“C轮融资”。

大象公司当时宣称，本轮融资主要由北京、上海、广州、福建、广西、山东等地的国内10多家体育产业公司、30多位奥运冠军、世界冠军等参投，共融资5亿元人民币，将用于未来进军境外资本市场。

“和B轮融资操作手法一样，一共13家公司组团投资，实际到账应该只有两个多亿，其全都



健康猫运动生活馆被查封。 本报记者詹奕嘉 摄

是私教投钱。”一名私教告诉记者，其从没见过任何投资机构给健康猫投资，所谓的“冠军入股”其实也是假的，只是噱头罢了。

威逼股东签字“作证”

被抓前夕转移资产

C轮融资之后不久，健康猫平台就发出封盘公告，以“提现系统出现问题”为由，禁止私教提现补贴和课时费。杨骅力8月初向公安机关报案称私教们“刷单”涉嫌诈骗，但此举不仅遭到私教们“喊冤喊贼”的反驳，而且有不少股东反映遭到威逼或诱骗进行签字“支持公司”。随后，不少业务资产遭到莫名其妙的转移。

一位股东私教反映，8月10日公司突然召集股东开会，现场有不少黑衣保安“看场子”，包括股东和工作人员在内的所有入场者手机都要上交。

杨骅力在会上先是给股东“洗脑”，说“我会带着你们一起把钱追回来”，又说为避免股东们也陷入诈骗的“法律风险”，要求股东们签一份“和解协议”。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8月24日在大象公司还看到了一份有大批股东签名按手印的附件，它被附在公司的一份汇报材料之后，作为股东支持公司打击私教“刷单”的证据。

有股东告诉记者，杨骅力说签名是要写联名信捍卫公司权益，但他并不知道附件之前的材料写了什么内容，仅被告知到会场上一张仅有“附件九”的空白页进行签字按手印。

在获得部分股东“支持”之后，大象公司的下一步是以“保障私教合法权益”为名威逼利诱私教们签订“和解协议”，让私教承认刷单行为。

这份协议要求扣除私教全部补贴，只返还30%的本金现金，另外70%的本金以购买健康猫电商平台或“共享运动器材”的代理商款项+20%的跑步机广告收益“抵扣”。

多位看过这份协议的私教坦言，这就是一份赤裸裸的“不平等条约”，而杨骅力被刑拘前向记

者炫耀说，已经有200多名私教承认错误并签订了和解协议。

“我们下一步将会利用社区智慧场馆系统，从门禁、运动器材实时数据的传输、徒手运动时人体数据的采集系统，全面监测一个场馆的运营情况，避免刷单问题。”杨骅力当时说。

然而，当时的健康猫平台资金链已是危如累卵。一位资深员工说，公司七八月都没发工资，健康猫商城的供应商从5月就累积未结算月度款项，子公司的报销流程在6月底就停滞了大部分。

更令股东们感到愤怒的是，在对股东和私教们进行威逼利诱的同时，业务资金遭到了莫名其妙的转移。

“不少生活馆注册完之后合伙人的银行卡和U盾都放在公司，8月22日晚上大部分生活馆的存款都被大象公司调走，而合伙人一无所知。”健康猫公司一位合伙人透露，杨骅力的解释是担心生活馆合伙人挪用款项、要由母公司代为管理。

在这名合伙人的记忆中，直至8月26日深夜，杨骅力依然活跃在公司的各个微信群中，继续称公司是刷单的“受害者”，不断威胁股东和员工。

然而，8月27日上午，大象公司多数员工都从网上获悉了公安机关对健康猫平台涉嫌非法吸存立案的信息，原先一度犹豫的股东们也有不少人选择了去公安机关报案提供材料。

本是一个好产业

整成一个烂摊子

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宏太智慧谷3号楼的大象公司办公楼入口已贴上了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的封条。玻璃门上另有一份《公告》显示，大象公司、健康猫平台相关资产已被公安机关查封。

这几年来，健康猫凭着股东和私教们投入的庞大资金，业务版图拓展到健身场馆、共享健身器械、保健理疗、格斗赛事、体育电商、体

“你我身边有些金额动辄以亿计算的房建、道路等项目，正是围标团伙角逐的猎物。有的串标人花费200万元运作“围标”，获利1400万元，回报超过600%。在部分地区，一些团伙通过串联的方式排挤合法守信的企业，饿死同行，不与之同流合污的公司很难中标

专门做起了向围标人供应“资质”的生意。

一些具有施工资质的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不再去承揽具体的工程，而是出卖“资质”供他人投标。这些企业出借“资质”的行为，业内称为开“介绍信”。工程标的金额大小以及对施工企业“资质”要求的高低决定了“介绍信”费用的高低。

根据近年来的“行规”，亿元以下的项目“介绍信”费用为2万元至3万元，亿元以上的项目为3万元至10万元。“有的项目对施工企业的业绩和施工资质要求很高，介绍费也会相应高出许多，我们

知道价格最高的可达60万元。”办案人员程华说。“单独去投标就像买彩票，常常有亏无赢。”杨先光曾在中部某地投标四次但都铩羽而归。据他测算，每次到外地投标，其中人员差旅费用就需两三万元，此外还需缴纳高额的投标保证金。在经历数次投标失败后，他转而向他人出卖资质。

与其站着投标亏钱，不如躺着出卖资质赚钱，是许多外地企业的通行做法。“总公司会以承包制的方式在一些地市开设分公司或办事处，你只要向他们缴纳数十万至百万元不等的承包金，就可以代理相关业务做起出借资质的生意。”邓增华说。

代理人和职业串标人逐渐形成依赖共生关系。串标人日常的“主业”就是和代理人打交道，请他们吃饭、娱乐。“对他们而言，有标要围的时候我们能为他所用；对我们而言，这样赚钱来得容易。”杨先光说。

盘剥下游利润催生豆腐渣工程

“许多工程项目都是当地政府的重点工程，有的即使发现了中标企业有转包或违法分包行为，但碍于项目推进进度，相关部门也不敢制止和处罚”

业综艺等领域。而随着健康猫平台被查封，这些业务基本都陷于停滞。

“公司被查封之后，服务器因欠费也被关了，健康猫APP也用不了了，现在全国的共享跑步机都处于停滞状态。”一位子公司员工反映说：“很多生活馆也无法经营了，因为房租是公司交，公司一关房东就要收回店面。这些业务本身没什么问题，现在被杨骅力害惨了。”

多位健康猫平台的股东和私教说，健康猫平台的刷单骗局和融资骗局损害了体育产业的声誉，给本来很有前途的全民健身产业抹上了阴影。

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发布。政策的红利让众多创业者和资本涌入体育产业，体育产业的创业和投融资空前活跃，但同时也出现鱼龙混杂的情况。

一名私教对记者说：“我们确实认为体育产业大有可为。不少体育人全身心扎在里面，为了开设健身馆、共享健身器械跑市场拓展业务，倾尽全力支持他，结果却换来一身债。”

“很多体育人现在都抬不起头了，别人会觉得我们都很傻，竟然被骗成这样。”一位3年前就开始接触健康猫的私教感慨说，他最担心的就是以后市场和民众再也不相信新兴的体育行业、健身产业了。

一名离职员工认为，建立体育人创业平台的想法是好的，但从始至终健康猫都没有找到恰当的商业模式，除了靠私教刷单、投资，没有真实项目盈利，不具备造血能力。“社会上不乏这样的公司，最初像打鸡血一样热炒创投概念，拿到A轮融资之后就不了了之，健康猫事件对整个社会具有警示意义。”



扫描二维码查看“健康猫”爆雷事件调查

“围标组织者是扰乱招投标市场的源头，串通投标直接造成了转包和非法分包。经过一系列围标操作，下游施工方的利润被层层剥削。”中部某地市交通运输局高级工程师闵斌介绍说。

围标团伙攫取了本属于承建单位或者中标企业的利润，承建单位或者中标企业想要获利就必须压缩成本，这也催生了许多豆腐渣工程和不合格产品。

例如，2012年4月，济广高速一段段改造工程现场曾发生一起坍塌事故，导致6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486.9万元。经查，工程的施工方无任何资质，作业人员竟无一具有行业从业技术资格证，甚至从包工头到建造师等多人，均为仅仅懂得雕刻技艺的画工。

调查发现，这起事故与施工企业资质不合格、监理单位不到位有直接关系。由于相关制度不健全，受不法利益驱使，一些施工、监理单位往往采取转包、挂靠等形式进入市场。

此外，极低的犯罪成本更让职业串标人有恃无恐，不少嫌疑人都是“惯犯”。我国刑法规定，串通投标罪的最高刑期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嫌疑人侥幸完成一起较大工程的串通投标，其获利通常高达千万元，三年有期徒刑不足以对其产生震慑作用。”程华说。

标后管理失序也助长了串通投标犯罪的猖獗。“许多工程项目都是当地政府的重点工程，有的即使发现了中标企业有转包或违法分包行为，但碍于项目推进进度，相关部门也不敢制止和处罚。”一位业内人士透露。

对此，部分专家建议，将打击串通投标犯罪和扫黑除恶、反腐相结合，铲除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此外，进一步规范投标保证金设置，压缩专业投标公司生存空间，增加“围标”串标成本；创新招标方式体现择优原则，加大信用评价机制的运用，提高优质企业中标概率；加强招标文件审查力度，规范招标条件设置。

(文中嫌疑人均为化名)